

澳大利亚土著“女童中心项目”实施成效探析

刘丽平¹ 靳慧敏²

(1. 2.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为了提高土著人的社会地位, 澳大利亚政府在推动民族和解进程中特别关注土著人的教育问题, 尤其是女童教育问题。史密斯家族联合社区在澳北区的艾利斯斯普林斯镇公立中学实施“女童中心项目”来帮助土著女童完成12年的教育, 让其继续升学或就业。该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探析该项目, 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 女童教育; 女童中心项目; 澳大利亚

[中图分类号] G56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89(2015)06-0061-05

The Analysis of Implementing "The Girls at the Centre Program" of Aboriginal People in Australia

LIU Li-ping¹, JIN Hui-min²

(1. 2.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aboriginal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reconcili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the education of aboriginal people,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 of aboriginal girls. The Smith Family, in partnership with community, implements the "The Girls at the Centre Program" in State Middle School of Alice Springs in the Northern Australia to help aboriginal girls to accomplish 12-year education and continue their studies or get a job. This program has got good results.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through analyzing this program.

Key word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The Girls at the Centre Program; Australia

一、项目实施的背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 土著人历史最为悠久。2013年, 澳大利亚正式承认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代居民, 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地位却不容忽视, 他们活跃在澳大利亚各个领域, 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澳大利亚政府在促进民族和解, 增进土著人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方面做了

很多努力。1990年, 成立了由澳大利亚政府拨款的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 负责实施一系列旨在赋予土著人权力的计划、政策和服务。政府努力帮助土著人消除某些领域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 改善土著人在卫生、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遇。

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而且会带来更好的身体, 更长的寿命, 更强的公众参与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1] 土著居

收稿日期: 2015-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西部民族地区女童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研究(BKA130099)”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1. 刘丽平(1970-)女, 湖南永兴人, 副教授, 硕导, 研究方向: 外国教育;

2. 靳慧敏(1987-)女, 山西孝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国教育, 职业教育女童教育。

民很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制定缩小差距(Closing the Gap)举措的六个目标中有三个是关于教育的。^[2]虽然土著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就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教育方面,土著居民中9年级青少年学生近四分之一(24%)不能满足国家最低阅读标准,近三分之一(32%)不能满足国家最低计算标准。相比同年级中其他澳大利亚学生这一比例分别只有4%和7%(详见表1)。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中的青少年在完成12年或同等学力教育方面也落后于其他澳大利亚青少年。2011年数据统计显示,年龄在20-24岁的土著人中54%完成了12年或同等学力甚至更高学历教育,其他澳大利亚人这一比例达到86%。^[3]在就业方面,土著人和其他澳大利亚人的就业比例分别为44%和71%,且多集中在技术要求比较低的职业中,在专业性强的职业中就业比例极低,就业层次不同造成了收入的差距。提高土著人的教育水平可以有效的缩小他们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的就业差距。^[4]

表1 阅读和计算方面不能满足国家最低标准的青少年比例

	3-9 年级青少年	
	土著人(%)	其他澳大利亚人(%)
阅读	3 年级	16
	5 年级	14
	7 年级	24
	9 年级	24
计算能力	3 年级	16
	5 年级	24
	7 年级	19
	9 年级	32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NAPLAN^①, 2013: 4, 48, 68, 112, 132, 176, 196, 240.

2014年根据德勒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如果能够消除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在劳动力市场和健康之间的差距,到2031年,澳大利亚经济总量将会增加约240亿美元,政府财政收入会增

加7.2亿美元,政府财政支出会减少4.7亿美元。^[5]为此,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努力采取措施来缩小差距。澳大利亚土著改革协定的改进措施(包括国家和地区层面)强调,增加对土著学校的投入,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学生的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以及青少年12年教育完成水平。^[2]

近年来,土著人非常关注男童教育,忽视了女童教育。女童由于要照顾弟妹,帮助父母及族群料理事务,所以,父母及她们自己都不愿意接受教育或者就业,而更希望留在家中承担家庭事务。2011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土著女童只有28%完成了12年或同等程度教育,而其他澳大利亚女童这一比例为60%。土著女子就业率为41%,而其他澳大利亚女子这一比例为66%。^[6]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土著女童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有利于她们自身,而且有利于她们的家庭和所在族群。^[7]教育对15-34岁的土著女性的积极影响大于男性。^[4]支持土著女童接受教育,不仅可以改变她们的境遇,而且会为族群和社会带来巨大收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土著教育和就业工作组(the Alice Springs Indigenou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askforce^②)的要求下,史密斯家族(The Smith Family^③)联合社区在澳北区的艾利斯斯普林斯镇^④的公立中学(Centralian Middle School^⑤)于2008年开始实施“女童中心项目”(The Girls at the Centre program)。项目由社群权益参研社(Community Reference Group)资助,该团体由来自社区的跨部门代表组成,行使咨询职能并通过社区支持项目开展,用于帮助土著女童完成12年的教育,让其继续升学或就业。该团体每学期一次例会,由史密斯家族定期更新会议内容,收集各地反馈的意见。

二、项目的目标

“女童中心项目”每年资助大约50个7-9年级的女童入学,帮助她们树立志向,提高她们的教

①NAPLAN: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 Literacy and Numeracy 简称 国家评估计划 - 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 是2008年开始的针对3, 5, 7, 9 年级学生的一个年度评估。识字能力评估包括三个方面——读, 写和语言惯例(拼写, 语法和标点)。

②艾利斯斯普林斯土著教育和就业工作组是一个代表企业, 慈善, 社区机构和政府多方利益的自发组织, 主要解决艾利斯斯普林斯镇青少年女童项目缺乏的问题。

③史密斯家族是一个儿童慈善机构, 服务于澳大利亚96个社区, 帮助澳大利亚家境不利的青少年获得更多受教育机会, 资助他们长期接受教育, 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个机构会特别开展一些针对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项目, 如女孩中心项目。

④由于艾利斯斯普林斯镇的土著女性在社会、教育以及就业方面与其他澳大利亚女性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只有17%的土著女性完成了12年或同等学历的教育, 而全国这一比例为27%。由此可见, 在该地区实施女孩中心项目有其现实意义。

⑤Centralian Middle School, 简称 CMS, 成立于2010年, 是由艾利斯斯普林斯中学和安萨山中学合并组成的。招收7-9 年级学生。

育水平。2014年参与项目的女生约为70个,其中40个是土著女生。项目注重吸收当地和其他社区的教育经验,以期帮助项目参与者完成12年教育,让其继续深造或者就业。

“女童中心项目”的目标是要帮助女童实现:(1)提高教育水平,激发她们上学的热情;(2)实现生活目标和期望;(3)发展她们的生活技能,包括幸福感和适应能力;(4)减少中学女生的辍学率;(5)促进家庭参与并支持参与者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6)鼓励学校、社区和工作单位支持年轻女性的发展。

三、项目的保障措施和实施途径

(一) 聘请女童指导者(Girl Coaches)

项目实施要求聘请两名女童指导者和一名协调指导者。这些指导者都来自公立中学,是学校健康团队的成员,这个健康团队是信息共享和问题共担的平台,必要时,为个别女童安排个案管理。指导者为参与项目的女童提供各种帮助和引导。她们经常和女童一起讨论教育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步骤,在学校两周一次的作业中心(Homework Centre)帮助女童解决问题。指导者直接面向参与项目的女童和她们的家庭,帮助每位女童解决教育中面临的问题。这个项目与学校其他项目和活动配合更注重女童中心项目融入家庭,学生学业成就以及生活辅导等方面。

(二) 开展每周校外活动(weekly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每周校外活动是为了培养女童在项目中的兴趣并丰富她们的经历。要求女童必须要参与,活动要尽量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这些活动包括体操,舞蹈,纺织,珠宝制作,蛋糕装饰,触身橄榄球和攀岩等。

(三) 早餐讲习(Breakfast with a mentor)

每两个星期来自社区、职业生涯、教育或体育领域的专家会在早餐时进行简短的演讲,然后要求女童向专家提问,并由专家进行解答。来宾通常是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专家,他们对人生的独到见解会对女童未来提供指引。早餐讲习同时有利于培养女童公共演说技能。

(四) 接触时间设计额外定制活动(Additional tailored activities through Contact Time)

课表中女童中心项目参与者每两周上一次课,课余允许项目工作者根据每年的不同层次设计额

外活动。设计的活动非常注重让女童养成乐观、自信和健康的性格。活动特别关注团队建设,个人形象、营养、健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关活动包括简历写作,工作面试,工作安全与保健,设定职业目标和参观工作场所。九年级着重发展就业技能和进行职业选择。这些活动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工作选择。

(五) 设立女生室(The Girls Room)

女生室是学校专门为女童中心项目参与者、指导者和邀请嘉宾提供的房间,包括一个厨房,储物柜,办公地点和休息室。这些资源为女童自由活动以及与项目工作人员会谈提供了舒适便捷的环境。这个房间为女童项目的许多活动提供了场所,也是女童家校以外的一个休息和过度场所。

(六) 开展家校合作项目(The Families and Schools Together(FAST) program)

家校合作项目是为期八周的小组项目,是联系女童和父母或监护人的结构化活动。旨在加强女童和父母或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增加父母对学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女童中心项目参与者提供讨论主题并协助组织每周例会和家庭跟进活动,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小部分毕业生可以作为指导者参加。活动集中在提高女童的沟通能力和家庭对女童教育的支持。

(七) 安排露营和经验指导旅行(Camps and experiential mentoring trips)

每年安排一次露营和经验指导旅行为女童提供新的教育经验。如墨尔本之旅——女童与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并在当地上学,女童由来自史密斯家族的项目工作人员和指导者陪同参观墨尔本大学以及参加当地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她们与来自墨尔本学校的学生共同参观斯坦利峡谷和土著喷漆车间,与墨尔本学生交流,分享各自的文化。有无机会参加露营或旅行,主要取决于女童的到课率,平时表现以及努力程度。

四、项目实施的成效

来自悉尼大学的两位副教授苔丝·雷雅(Tess Lea)和凯瑟琳·德利斯科尔(Catherine Driscoll)在2011-2012对“女童中心项目”进行了独立评估,^[8]评价了项目实施的成效:实现了项目的目标——提高了女童的到课率;改善了父母与女童的关系;增强了女童的自信心,发展了女童的各项能力;影响了更广泛的社区,包括工作场所和雇主对

年轻女性的资助;项目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真正让女童受益。同时也指出了项目的不足之处是只涉及7-9年级,要改善整个土著女童的教育状况还需继续努力。

(一) 实现了“女童中心项目”的中心目标——提高了女童的到课率

鉴于到课率对学业成就和12年教育完成情况的重要性,评估特别关注检验女童中心项目对参与者学校到课率的积极影响。数据显示女童中心项目对提高土著女童的到课率非常有效。2013年第一学期,女童中心项目参与者中土著女童平均到课率是75%,高出所有在校土著女童平均到课率(63%)12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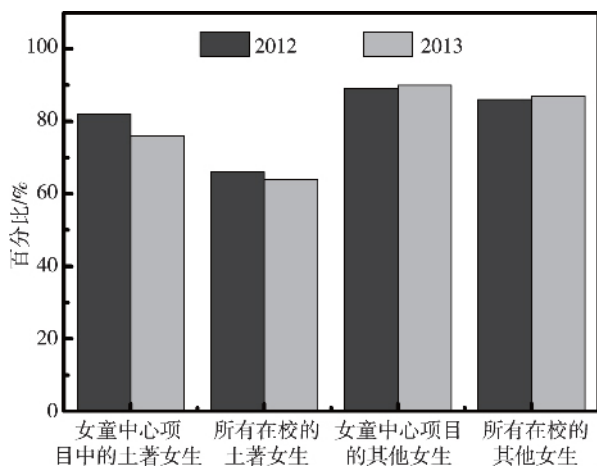


图1 2012年和2013年女童中心项目第一学期到课数据^①

参与女童中心项目其他女童的平均到课率(90%),比在校其他女童(87%)高出三个百分点(详见图1)。女童的到课率与女童指导者密切相关,评估表明女童指导者的技能水平对项目成功非常重要。评估中受访的项目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明确了指导者有效指导的基本能力:对学校和项目有强烈的责任感;高水平的沟通和冲突解决能力,能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与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友好相处;促成参与者和她们家庭融洽相处;帮助女童排解压力,让女童对生活和学习充满期待,能自信乐观地生活。女童及其家庭对指导者的信任是提高女童入学的关键,指导者对于无故旷课的女童通过跟踪女童及女童的家庭,消除了女童入学的各种障碍。

(二) 改善了父母与女童的关系

女童中心项目的外部评估表明,项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成功建立了教育与家庭的联系。家校合作项目为父母与女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平台。评估中受访的参加家校合作项目的父母表示这个项目是令人欣喜和意义深远的。参加项目之前很多父母和女童的关系不是很亲近,经常争吵,孩子羞于和父母交谈,很多事情不能达成一致,参加项目以后父母和女童关系变得融洽,父母不再独断专行,女童也能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互相信任,互相理解。2013年女童中心项目家校合作项目评估表明:父母和女童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增强了女童的沟通技能和自信心。参加家校合作项目的女童表示在自信、家庭沟通、父母态度和相互理解方面都有很大改善,父母与女童、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非常和睦。父母学会更好地与女童沟通,也更加了解自己的女儿,关心女儿在学校的表现。

(三) 增强了女童的自信心,发展了女童的各项能力

女童中心项目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如早餐讲习、校内外定期活动、经验指导旅行等,增强了女孩的自信,培养了她们乐观的心态,使她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很多女童刚进入项目时胆小羞怯,低声问好,没有自信,但是第二个学期结束时可以高声问好,自信地面对老师同学。对曾经参与项目的毕业女生的访谈显示,参与此项目实现了她们完成学业继续深造和接受培训的愿望,她们的志向比没有参与项目的其他姐妹高,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果。

土著女童与非土著女童能和睦相处是项目的又一成功之处,这有助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了解。参加项目的土著女童表示项目让她们和非土著女童关系融洽,民族不同没有阻碍她们正常交往。项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希望项目能改变艾利斯普林斯镇的传统观念,让女性勇敢地走出狭小的生活范围,融入整个社会。

(四) 实现了长远目标——影响更广泛的社区,包括工作场所和雇主对年轻女性的资助

外部评估表明项目在一系列活动中已经成功

^①资料来源: Student Central Databas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rthern Territory.

获得了多元利益主体的资助,包括当地小型企业,工商联合会等,这些外部团体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地企业主也惊叹参加项目的女童们能非常自信的表现自己,她们不像其他土著人那样害怕提问题,而是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评估也显示女童中心项目沟通了当地青年服务站和供应商,为女性就业提供了便利。

(五)项目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真正让女童受益

促进项目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密斯家族以及女童中心项目都是独立于学校和政府之外的,不受后两者的过多干预,真正让女童受益。否则,为了获得项目资金,学校间展开竞争,项目难免充满功利色彩,而不是真正服务于女童。项目人员之间的密切配合对项目成功也非常重要。女童中心项目工作人员尤其要密切与学校辅导员、学校护士、家庭联络官以及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教育工作者(ALEW)的相互联系,保证对项目参与者生活辅导更加全面有效。指导者与女童之间的密切联系能让指导者详细了解女童生活,给予女童更多尊重和理解。政府选用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教育工作者(ALEW)以及家庭联络官(HLO)一个人要面对成百上千个学生,开展工作会力不从心,而一个女童指导者可以负责约25个学生,更容易很好地与学生及家长沟通,更容易帮助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教育行政官员也承认学校对课外活动的许多要求,很难让学校按照女童中心项目指导者的价值理念去完成。

五、启示

我国民族地区女童面临和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中的女童同样的境遇,由于受传统观念、家庭经济因素、宗教和民族文化以及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现象严重,接受完12年教育的人数很少。即使有幸升入初中的女童也因为自身基础差、学校教学缺乏吸引力、女教师的缺失等原因使她们无法顺利完成学业。为了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巩固她们的教育成果,国家、社会和学校要创造条件,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她们帮助。除了通过立法、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等改进措施外,澳大利亚土著改善女童教育成果的女童中心项目,对改善我国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状况有一定借鉴作用。

(一)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女童教育的价值

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的基本途径,“教育一个男孩,只是培养一个人;而教育好一个女孩,则关系到一个民族。”女童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造福子孙后代的一项基础工程。尤其是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民族经济的提升,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意义重大。必须转变观念,让人们在头脑中牢固地确立男女平等的观念,正确认识女童的价值,重视女童的教育,确保适龄女童都能接受完12年的义务教育。

(二)建立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的专门机构,重点解决民族地区女童教育问题

我国实施的“春蕾计划”主要是通过资助贫困地区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对于如何提高女童教育成果关注不够。针对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专门项目亦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短期的,项目没有常态化。据此,我国需要成立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的专门机构,机构通过与学校合作开展专项项目,来保障民族地区的女童接受教育,不再重复母辈文盲的命运。

(三)聘用女童指导者

鉴于民族地区女教师的缺乏,学校可以聘请民族地区优秀女性兼任学校的名誉校长,使其成为女童的楷模而起到激励作用。也可以从学校遴选合适的女教师或动员在校女大学生与女童结对,在学习、生活上指导女童。她们不仅充当生活辅导员的角色,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学习顾问,监督女童日常学习,答疑解惑,同时与女童父母保持联系,了解女童的家庭情况,对于女童面临的生活和学习困惑给予心理疏导,帮助她们度过困境,完成学业。

(四)开展家校合作项目

由于民族地区女童家长文化水平低,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他们认为只要送孩子上学就算尽了义务,至于学习结果顺其自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很少关心学校怎样培养孩子。为此,学校可以开展家校合作项目,通过项目让家长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使家长初步了解一些家庭教育的常识,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9](P26-31)} 家校合作项目的具体活动策划可以交给女童,她们是沟通学校和家庭的桥梁,对学校和家庭的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这样既可以解决女童们的困惑和问题,同时还能锻炼她们的组织和沟通能力。

(五)设立专门的女生室

鉴于民族地区女童的特殊性,可以开设专门的

(下转第70页)

就是阅读要关注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教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参与到对文本解释的意义建构中，通过对文本的全方位的“触摸”，激活自己的感悟力和想象力。因为“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称为‘第一文本’，经由阅读之后，文学作品才能摆脱孤立的存在状态，即作为审美对象的‘第二文本’而存在。由此可见，‘第一文本’是在‘第二文本’的基础上经由读者再创造的结果。”^{[6] (P331)}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要求教师要能准确的把握“第一文本”的含义并引导学生去做正确的理解，和“第二文本”相比，“第二文本”是对“第一文本”解读之下的异化的产物，老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尊重学生阅读的权利，对学生理解的“第二文本”作及时的反馈和正面的引导。读者的创造性可以丰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创造出作者在创作时所没有的艺术效果，使文学文本的审美意义更为丰富和深远，而阅读也成为完善文学作品“未确定性”的最好途径。如果说阅读教学中的互动性是靠师生的共同参与来完成的，那阅读效果和学生阅读能力的

培养就是靠“第二文本”的反馈来实现的。所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充分的运用召唤结构理论，挖掘文学作品的召唤意义，将促进阅读教学的发展，打破原有阅读教学单一的教学方法，开创语文阅读教学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修订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2] 刘月新. 中西接受理论对话的新成果——评邓新华教授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J]. 中国比较文学, 2001(3).
- [3] 黄伟. 重心转移与范式重建: 当代阅读教学改革二题[J]. 皖西学院学报, 2003(4).
- [4] 黄孟轲. 人生平台上的语文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 [5]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商 韵
责任校对: 商 韵

(上接第 65 页)

女生室为女童活动提供空间，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女童的自信心和各种能力。既可以避开传统观念的困扰，又可以让女生获益。

民族地区女童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借鉴别国在民族女童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适合各地需要、经济适用的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模式，更好地促进我国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ndicators in Focus, 10 [EB/OL]. [2014-11-25]. [http://www.oecd.org/edu/skills-beyond-school/EDIF%202013--N%20C2%B010%20\(eng\)-v9%20FINAL%20bis.pdf](http://www.oecd.org/edu/skills-beyond-school/EDIF%202013--N%20C2%B010%20(eng)-v9%20FINAL%20bis.pdf).
- [2]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National Indigenous Reform Agreement [EB/OL]. [2014-11-24]. http://www.federalfinancialrelations.gov.au/content/national_agreements.aspx.
- [3]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Reform Council. Education in Australia 2012: five years of performance. (2014

- 06) .

- [4] Closing the Gap Clearinghous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mproving labour market outcome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sues paper no. 9 [EB/OL]. [2014-11-25]. <http://www.aihw.gov.au/closingthegap/publications/>.
- [5]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 Economic benefits of closing the gap in Indigenous employment outcomes [EB/OL]. [2014-11-24]. <http://www2.deloitte.com/au/en/pages/economics/articles/economic-benefits-closing-gap-in-indigenous-employment-outcomes.html>.
- [6]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B/OL]. [2014-11-25].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DetailsPage/2076.02011?OpenDocument>.
- [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vesting in women and girls: progress in gender equality to reap health and social returns [EB/OL]. [2014-11-25]. <http://www.who.int/gender/mainstreaming/investing/en/>.
- [8] Lea, T & Driscoll, C. Evaluation of The Smith Family's 'Girls at the Centre' program (2012).
- [9] 王振岭. 在改革和探索中发展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J]. 民族教育研究, 2001(4).

责任编辑: 商 韵
责任校对: 商 韵